

精選議題

不滅不生不朽

| 2022.12.09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



作者 張紋瑄

寫作年份 2022

簡介 近幾年，疫情在改變生活習慣的同時，也改變所有人的日常表演方式。

主圖：張紋瑄，《《魚尾獅是何時絕種的？21世紀成功敘事學》》，2019-22。（藝術家提供）

近幾年，疫情在改變生活習慣的同時，也改變所有人的日常表演方式。好比，戴著口罩和人社交時不需要笑，只需要把眼睛睜一下就可以；好比，當課業或會議上出現什麼不合意的發言，口罩以上腿眼口罩以下撇嘴；好比，在臉部肌肉的控制之外，為了改善遠端會議的經驗，系統性的軀幹控制也被發明出來。2022年8月，一個英國研究團隊發表「視訊會議手勢」（Video Meeting Signals, VMS™），實驗之後證明，透過在視訊會議上，使用「我同意」、「我想說話」、「我有問題」、「我不確定」等手勢，視訊會議使用者的感受得到大幅改善。

研究團隊在簡介中提到，19世紀初在電話剛被發明時，使用者不曉得該如何在只有語言的互動中適切打招呼。愛迪生（Thomas Alva Edison）提出的解方就是發明「哈囉」的使用。研究團隊以此種新科技改變社會慣習的案例，說明何以「手語」有其必要，視訊軟體引發的疲勞，來自於對社交而言極其關鍵的眼神交流在均質化的方框中失效[1]。每個鏡頭都給出同等重要的印象，使用者必須比實體見面時，耗費更大心力追蹤話語、表情、手勢的蛛絲馬跡，但當多數非語言訊息都只是視訊會議與會者的無心之舉，有缺陷的互動——突然被中斷的交談、過早或過晚被意識到的反應等等——成為每個人的常態。

儘管視訊軟體似乎達成「面對面」，但上述的困境似乎也彰顯一個亙古不變的難題：因為在身體的可見與存在的得見之間存在巨大鴻溝，只佔據或會議上出現什麼不合意的發言，口罩以上腿眼口罩以下撇嘴；並不是在影像無法迴避的當代社會才需要的技術。只要有人需要說話、有人需要聽話的角色分配存在，「姿勢的藝術」就會是一貫的追求，只是如同「哈囉」之於電話、「視訊會議手勢」之於視訊通訊軟體一般，出現應用上的變形。

但姿勢（gesture）是否僅是語言的補述？我對於姿勢的思考來自2019到2020年間，準備一件講述表演作品《魚尾獅是何時絕種的？21世紀成功敘事學》（以下簡稱《魚尾獅》）時，所遭遇到的試誤、學習及討論範疇的轉變。



「視訊會議手勢」（Video Meeting Signals, VMS™）。（來源：<https://journals.plos.org/plosone/article?id=10.1371/journal.pone.0270399>）

完備的姿勢

首先是科學範疇下的姿勢。因為選舉、社運、宗教等因素，公眾演說成為19世紀美國重要的生活組成，當時出現不少致力於將公眾演說的技巧「科學化」、「系統化」的書籍，一些書從聲音的角度切入，一些書則從姿勢的角度切入[2]。貝根（Albert M. Bacon）的《姿勢手冊》（*A Manual of Gesture*）書中強調，既然修辭與發話都需要分別在文法邏輯與語氣聲音上處處斟酌，那麼針對姿勢來建立規則就同樣有其必要性，因為，假使透過演說來說服人們採取行動，雖然就必須同時處理眼睛及耳朵，而不只是後者[3]。在這本充滿上百張圖說及練習範本的手冊中，是基於下圖以演說者為球心的標記系統來讓姿勢成為可以分析、表記的對象：以人為球心，分成上升（ascending）、水平（horizontal）、下降（descending）三個方向，上升與下降的角度之於水平都是45度；三個方向又各有前面（front）、斜面（oblique）、側面（lateral）、斜後面（oblique backwards）四個分支，圓心角也都是以45度來設定。綜合縱向及橫向的參數之後，講稿內每句話語都可以得到達成最佳演說成效的起點、終點、角度、動線，每次講述都如同已經被再三調校的舞譜或舞臺指示。換言之，在此種系統下的姿勢，都可以在意圖及身體動作之間，得到準確的因果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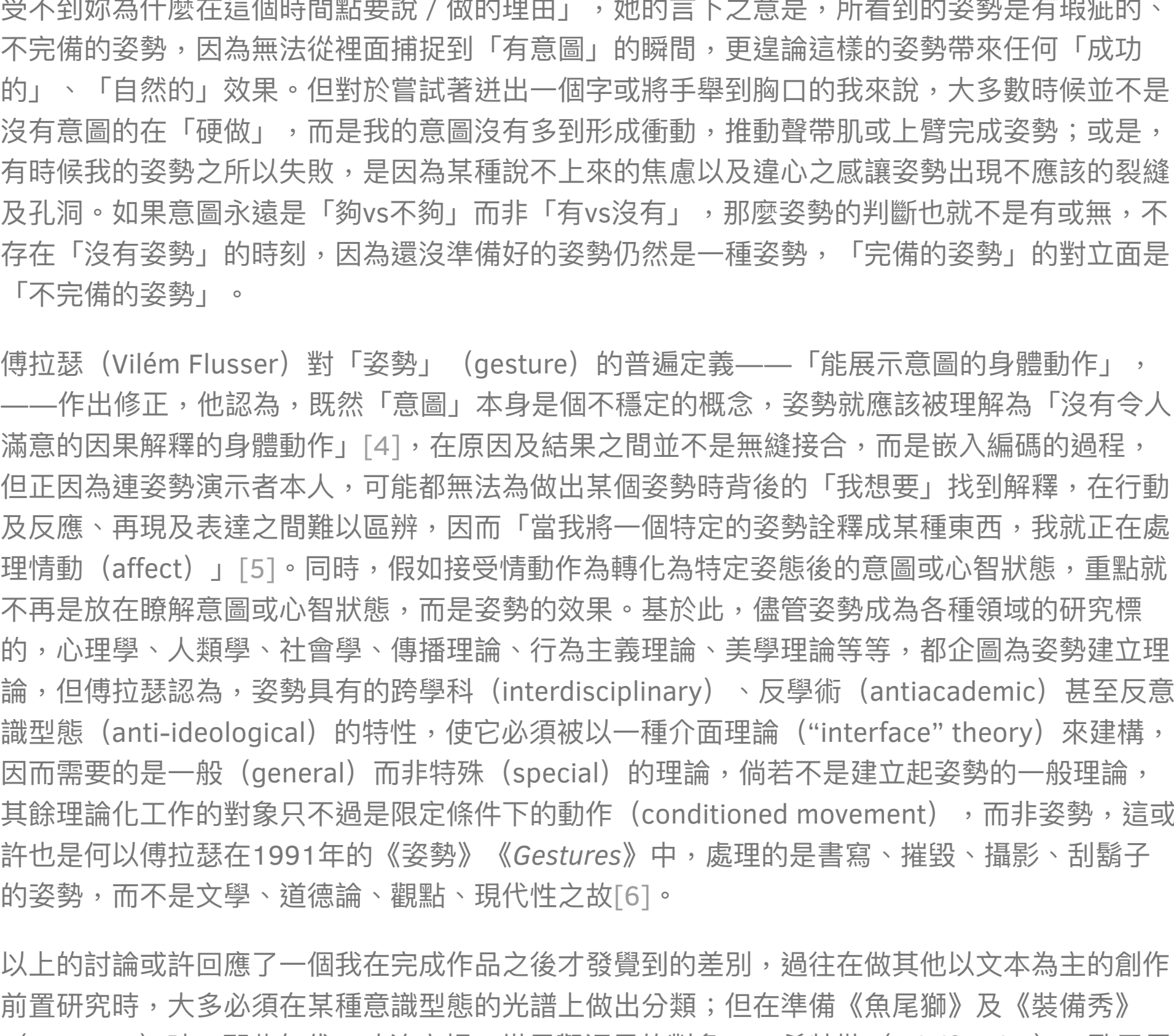
我原先也是如《姿勢手冊》的系統來準備《魚尾獅》中的姿勢。2019年，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當代藝術中心（NTU CCA）駐村結束後，我開始發展這件探討亞洲四小龍國家神話敘事形構的作品。我將自己扮裝成一位成功學講師Victoria Chang，透過將「國家成功敘事學」拆解出「簡單的故事」、「激情故事」、「有恆心的故事」、「民主的故事」，以揭露貫穿集體及個體的治理技術，背後所運行的敘事法則。整場講述表演約一個小時，準備稿並沒有太大問題，但為Victoria Chang找姿勢的過程則跌跌撞撞。第一次呈現並沒有請表演指導，我自行在網路上收集、模仿成功人士的公眾演講影像揣摩步伐、語調、手勢，並在念稿上創造出自己的公眾演說表記方式，例如說出下結語的句子時要將拳舉起、指涉全體人類時要讓眼神掃視全場等等，讓話語和姿勢之間出現工整的因果關係。儘管做了功課，在事後看紀錄回放時，仍然難以將影像中的人辨識為「成功學講師」，因為執行舞臺指示的那具身體一點都「不自然」。

在第二次呈現《魚尾獅》之前，我用了大約半年的時間，一方面到華視訓練中心上配音課，另一方面，請一位優秀的演員賈湘儀擔任表演指導。原先以為為第一次失敗的「不自然」，是源於話語與姿勢的因果連結不正確，因此假設湘儀會逐句檢討表記內容，例如在講出「那麼亞洲四小龍會怎麼使用第一神話敘事模型來說故事呢」的時候，不應該靠近下舞臺坐著講，而是應該單手扶椅背起身走到上舞臺；但實際開始與表演指導工作之後，湘儀卻是我讓她放下念稿，從發展Victoria Chang的角色內涵，以及理解她為何而說的動機開始，在配合台稿的演練中，湘儀的指示並不是「說到這個字的時候要站起來」，而是「妳會知道Victoria說到哪裡會需要站起來」。

「需要站起來」或「我想要站起來」的衝動，只能得到事後的詮釋，並無如19世紀那些作者期待的那樣，在話語和姿勢之間釐清因果關聯。雖然現在市面上還是有不少企圖在整合行為心理學之後，「科學化」、「系統化」的建立姿勢法則的出版物，但最終，以因果解釋為基礎、或是在科學範疇之下的姿勢理解，並無法說明某人發言時的「自然／不自然」如何造成其姿勢的「成功／不成功」。如果不生出一具有意圖（Intention）的演示者，只有舞臺指示的姿勢會降格回肢體動作，不會生出Victoria Chang的身體；只念出「Let freedom ring from every hill and molehill of Mississippi. From every mountainside, let freedom ring.」並配上hf-af-a0的手勢走向，並不會製造出馬丁路德金恩的形象。



貝根（Albert M. Bacon）於1875年撰寫的《姿勢手冊》（*A Manual of Gesture*）。（來源：<https://www.cabinetmagazine.org/issues/26/dillon.php>）



張紋瑄，《《魚尾獅是何時絕種的？21世紀成功敘事學》》，2019-22。（藝術家提供）

不完備的姿勢

當意圖成為理解姿勢時無法迴避的變數，科學的認識範疇就此失能。在排練場上，有一種場景幾乎每次都會出現：我針對念稿的某段落，以話語及身體做出姿勢，湘儀在看過之後，覺得「我感受不到妳為什麼在這個時間點要講／做的理由」，她的言下之意是，所看到的姿勢是有瑕疵的、不完備的姿勢，因為無法從裡面捕捉到「有意圖」的瞬間，更遑論這樣的姿勢帶來任何「成功」、「自然的」效果。但對於嘗試營造出一個字或將一個字推到嘴口的我來說，大多數時候並不是沒有意圖的在「硬做」，而是我的意圖沒有多少受到衝動、舉動牽引或上臂完成姿勢；或是，有時我的姿勢之所以失敗，是因為某種說不上來的焦慮以及違心之感讓姿勢出現不應該的裂縫及孔隙。如果意圖永遠是「勢vs不夠」而非「有vs沒有」，那麼姿勢的判斷也就不是有或無、不存在「沒有姿勢」的時刻，因為還沒準備好的姿勢仍然是一種姿勢，「完備的姿勢」的對立面是「不完備的姿勢」。

傅拉基（Vilém Flusser）對「姿勢」（gesture）的普遍定義——「能展示意圖的身體動作」，——作出修正，他認為，既然「意圖」本身是個不穩定的概念，姿勢就應該被理解為「沒有令人滿意的原因解釋的身體動作」[4]，在原因及結果之間並不是無縫接合，而是嵌入編碼的過程，但正因因為姿勢演示者本人，可能都無法為做出某個姿勢時背後的「我想要」找到解釋，在行動及反應、再現及表達之間難以區分，因而「當我將一個特定的姿勢詮釋成某種東西，我就正在處理情動（affect）」[5]。同時，假如把情動作為轉化為特定姿態的動機或心智狀態，重點就不再是放在瞭解意圖或心智狀態，而是姿勢的效果。基於此，儘管姿勢成為各種領域的研究題的，心理學、人類學、社會學、傳播理論、行為主義理論、美學理論等等，都企圖為姿勢建立理論，但傅拉基認為，姿勢具有的跨學科（interdisciplinary）、反學術（antiacademic）甚至反意識型態（anti-ideological）的特性，使它必須被以一種介面理論（“interface” theory）來建構，因而需要的是一般（general）而非特殊（special）的理論，倘若不是建立起姿勢的一般理論，其餘理論化工作的對象只不過是既定條件下的動作（conditioned movement），而非姿勢，這或許也是何以傅拉基在1991年的《姿勢》（*Gestures*）中，處理的是書寫、推攆、攝影、刮鬍子的姿勢，而不是文學、道德論、觀點、現代性之故[6]。

以上的討論或許回應了一個我在完成作品之後才發覺到的差別，過往在做其他以文本為主的主創前置研究時，大多必須在某種意識型態之光譜上做出分別；但在準備《魚尾獅》及《裝備秀》（2021-22）時，那些年代、政治立場、世界觀迥異的對象——希特勒（Adolf Hitler）、歐巴馬（Barack Obama）、東尼·羅賓斯（Tony Robbins）、李光耀、凱特·布蘭琪（Cate Blanchett）……——卻似乎都在探討姿勢時，除了風格差異，並沒有任何基於意識型態做區分的必要，政治人物對姿勢的用與成功學人無異，極權領導者與民選總統無異，男人與女人無異，甚至有拍攝機器的時代與無攝影機的時代無異，就像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不朽》（*Nesmrtelnost*）中的自問自答：「在攝影機時代，不朽的性質是不是變了；我毫不猶豫地回答：實際上沒有變；因為拍攝機的鏡頭，在被發明以前，已經作為它的尚未物質化的本質存在了。儘管沒有真正的鏡頭對著他們，可是人們已經表現得像有人在替他們攝影一樣。」[7]

不可能完備的姿勢

之所以姿勢能開啟充斥詮釋風險的無差別空間，正是因為它雙重的不可能完備：對於姿勢演示者而言，全然掌握自己意圖並轉換為可見形式的不能；對姿勢的觀看者而言，完整詮釋眼前表演或影像背後意圖的不能。一句十分尋常的描述「我認識的你不是這樣的」、看他起來就像個很不好的人」，或許就是源於上述的雙重不可能，一如希特勒於1939年出版《希特勒崇拜》（*The Hitler Cult*）（1845），從姿勢角度切入的書籍則如：Gilbert Austin的*Orthonomy; Or, a Treatise On Rhetorical Delivery*（1806）或這裡討論的Albert M. Bacon的*A Manual of Gesture*（1870）。

或許正是因為路易斯曾經如此「入戲」，在《希特勒崇拜》中對於希特勒如何將「一人的姿勢」如何變成「一國的姿勢」的描述，顯得十分精闢：「第三帝國看起來就是好萊塢的布景」、對柏林人而言，生活已經變成一個永無結束的電影《希特勒的一生》[9]。以文本分析或是科學的因果關聯——例如視無敵意為因、結果為果——來面對姿勢，經常會以忽略意圖及表演之時出現誤讀。帕拉斯基瓦（Anthony Paraskeva）延續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對於布希特（Bertolt Brecht）及卡夫卡（Franz Kafka）的洞見，對於評論上長久以來僅將身體看作文本的傳統提出檢討，在話語及姿勢之間，有著十分複雜的動態關係，有時姿勢取代了某個失敗的言說—行動（speech-act），有時言說則註記了某個失敗的姿勢，他提出「言語—姿勢複形」（speech-gesture complex）來表達文本及姿勢、劇場在場及文本缺席、可說及可見之間的交織、強力及矛盾[10]。透過提出這個理論框架，提醒我們應該據接起基於文本的研究和基於表演的研究，「文本並不是不可說的，表演也並不是不可見的，根據這個模型，言說和姿勢保留下部分未定、區隔的特質，並且永遠都不會完全被定義或被終止。」[11]儘管帕拉斯基瓦仍然只是以文學、劇場及電影為分析對象，但他對於文本被式總佔據主導地位的檢討及修正，也回應了傅拉基對於建立起姿勢的一般理論而非特殊、分科理論的強調：終歸來說，姿勢也就是人類主動地讓自己處於世界的狀態，一種自由的表達，在這樣的前提下，語言跟姿勢隨序出現調動，語言不再是用來解釋姿勢的模型；相反地，姿勢的一般理論必須完成一種得以解碼語言的姿勢（the gesture of language）的模型。

《不朽》當中有個段落，捕捉姿勢「比言說更多」的畫面，洛拉在回應阿涅絲那難以回覆的問題時，她做出一個姿勢——「她把雙手放在胸口上，然後又把雙手投向前」[12]——一個她從來沒有做過、也難以說清楚為什麼這麼做的姿勢，一個提供某種既不明確卻又讓人似乎明白什麼的姿勢。因為篇幅的關係，對於姿勢作為一般理論，而不是技術圖像的分析項目的討論姑且暫停在此，但帶著不只是文本、不只是影像及不只是表演的框架，我們也終於可以重新理解某一位政治人物的握手、某兩位政治人物的擁抱，甚至是《鬧難》裡車鼓旦的月里、《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中被掛在樹上的屍體。



慶祝希特勒51歲生日所發行的郵票，展現了希特勒的姿勢演繹。（來源：<https://www.germanstamps.net/tr-rpst-1940-51bd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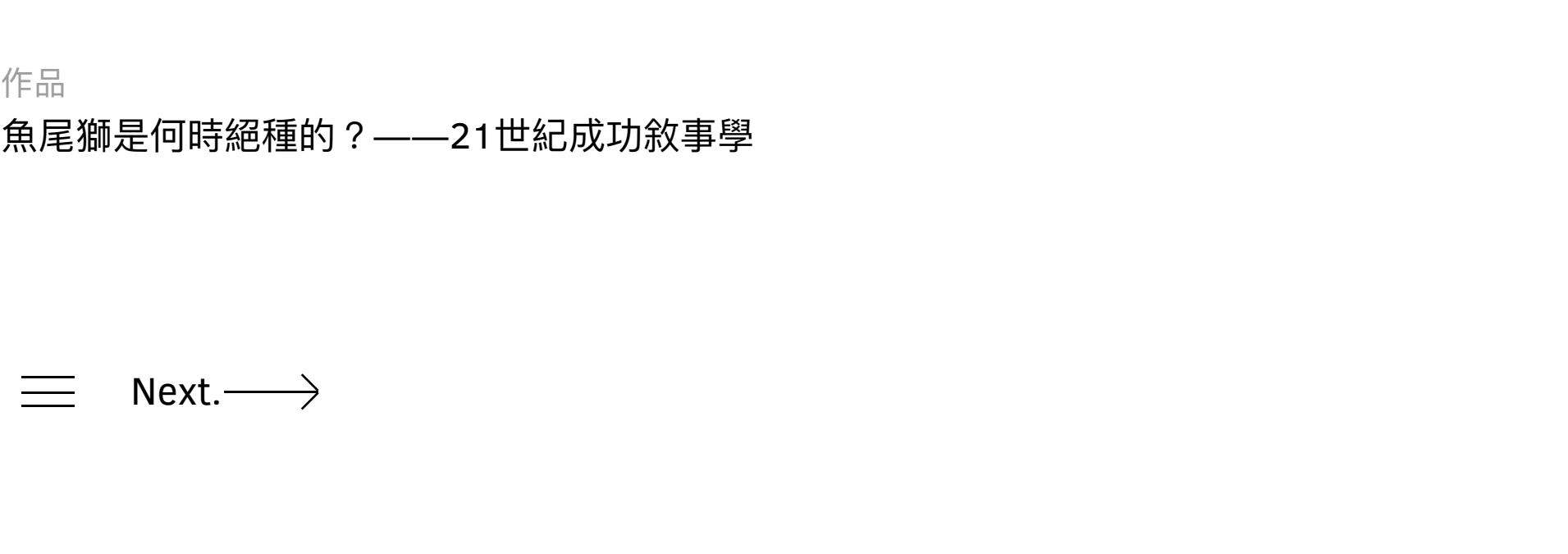
註釋

- [1] Hills PD, Clavin MVQ, Tuftt MRA, Gobel MS, Richardson DC, “Video meeting signals: Experimental evidence for a technique to improve the experience of video conferencing”. PLoS ONE, 2022, 17(8): e0270399.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70399>
- [2] 從聲音角度切入的書籍如：James Rush的*The Philosophy Of The Human Voice: Embracing Its Physiological History*（1827）或William Russell的*Orthonomy, or Cultivation of the Voice*（1845），從姿勢角度切入的書籍則如：Gilbert Austin的*Orthonomy; Or, a Treatise On Rhetorical Delivery*（1806）或這裡討論的Albert M. Bacon的*A Manual of Gesture*（1870）。
- [3] Albert M. Bacon, *A Manual of Gesture*, Chicago: J. C. Buckbee, p.26
- [4] Vilém Flusser, *Gestur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4, p.1-2.
- [5] Ibid., p. 5.
- [6] 傅拉基在《姿勢》中以16個子章節處理不同姿勢，大多數乍看之下屬於日常範疇，並沒有一開始就限縮在創造性行為。
- [7] 昆德拉著，王振孫、鄭克魯譯，《不朽》，上海譯文出版社，頁59。
- [8] Churchill, Winston, “Hitler and His Choice”, *The Strand Magazine*, 90 (1935). Colum, Padraic and Mary Colum, *Our Friend James Joyce* (New York:Doubleday, 1958).
- [9] Wyndham Lewis, *The Hitler Cult*, London: Dent, 1939.
- [10] Anthony Paraskeva, *The Speech-Gesture Complex: Modernism, Theatre, Cinema*,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3.
- [11] Vilém Flusser, *Gestur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4, p.165-166.
- [12] 《不朽》，頁173。

關於作者

張紋瑄的藝術實踐透過重讀、重寫及虛構出另類方案，來質問機構化歷史的敘事結構，並同時暴露出潛藏在歷史敘事中，不同權力之間的角力關係，而此暴露結核的手段，也正是一種重新處理個人故事及歷史書寫之間的關係及能動性的方式。藉由不同的媒介——包含裝置、錄像及講述——的使用，他經常用與事件有誤差的檔案以及第一人稱敘事，讓觀看得以反思歷史如何影響了當下的形塑與未來的推進。

個人網站：www.chanowenhhsuan.com



「視訊會議手勢」（Video Meeting Signals, VMS™）。（來源：<https://journals.plos.org/plosone/article?id=10.1371/journal.pone.0270399>）

延伸閱讀

國外論壇

數位性

國外論壇

論數位圖像的雙重不可見性

創作者

張紋瑄

作品

肢體術士

作品

裝備秀

作品

魚尾獅是何時絕種的？——21世紀成功敘事學

三 Next.——>

訂閱電子報

請輸入E-Mail

}

取消訂閱

歷年電子報

藝訊

隱私權聲明

專題

著作權聲明

專題論壇

網站安全政策

資料庫

聯絡我們

發展紀事

線上報名

瀏覽人次：1627164